

20 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租住在上海石库门老屋底层，楼上的二房东杨先生在外滩海关做，进出总提着一根司的克，很有派头。每个月的月初他下楼来收房租和水电费，而且总是晚上来。

那时候水电费是按人头算的。电费么，因为每栋楼只有一个火(电)表，每家的用电量按照灯头来算。灯头的功率，二房东只允许你用 25 瓦的，俗称 25 支光。杨先生晚上来收电费，假如发现屋里很亮，他会疑神疑鬼地看，怎么换灯了?父亲就会气愤地说，杨先生你眼睛张张大看呵!有一次父亲不在家，家里“小鬼当家”，前屋后屋同时亮灯，偏巧杨先生来收电费，他看了不高兴，说你们小开呵?派头介大!怪不得电费这么高，我要告诉“大无锡”，收作你们!事后父亲勾起中指敲我们的小脑袋，狠狠赏了我们每人两个“麻栗子”。

“大无锡”是我父亲的绰号。或许因为他的口音，或许因为他的正直。三十年代，父亲从无锡乡下跑

到上海闯荡，想必也是有雄心壮志的。后来父亲成了一个很本分脾气很倔的技工师傅，他信奉的人生准则是不偷不抢不贪别人的便宜。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，也为了能在杨先生面前说话声气响点，家里从此就永远只能亮一盏灯。并且非得等到天色伸手不见五指了才能亮灯。

每天晚上客堂里亮了灯，母亲在灯下缝补，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就挤在一张饭桌上做功课，父亲则在街坊与人闲聊。至于上阁楼睡觉是不能开灯的，只能借着楼下客堂微弱的灯光摸索着钻进被头。我那时候刚学会阅读，嗜书如命，无论是哥哥姐姐的教科书还是买东西的包裹纸，凡有文字的都爱不释手觉得新奇。有时候我看得出神，没意识到该是熄灯上床的时候，父亲什么也不和你说就干脆利落地点了灯，我只能一脸委屈恨恨地摸黑爬上阁楼。

雨天的鸢尾

贺学宁 文 / 图

昏沉的神经，仿佛随时都能摸到了春天的生机，沉睡已久的心仿佛雨后春笋，又重新复苏了起来。几天后我带着二哥送的那支钢笔离开中山北上，度过了在北京的几段学习生活中最为平静快乐的一段。后来又像携带护身符一样随身带着它从北京出发，一路沿海而行，做了一趟漫长的旅行。谁也没有想到，最后迎接我回来的，是一个温暖的爱人，与一个温暖的家。

后来某一天，无意间得知鸢尾的花语居然是“爱的使者”。

我很喜欢鸢尾，满心期待四月的到来，也是因为鸢尾花开。每年这个时节，它们定会吧岐江公园的湖水染成一片深邃又轻灵的蓝紫色。周末带上画具去画，坐下没多久就开始下起了雨，而雨越下越大，公园里的游人随之散去，只剩我与二哥各自撑着伞继续画着。大雨簌簌而落，周遭白茫茫一片，蓝紫色的花影隐在其中仿若如梦，然而却又是真实的。

两年前的现在，同样一个绵绵春雨天，也是坐在这片鸢尾丛中，当时还只是个温暖大哥哥的二哥来找我。他坐下后递给我一支崭新的蓝水钢笔，我便拿出本子，随手勾勒起眼前的鸢尾来。画着画着也下起了雨，雨点滴落在蓝色的墨痕上，晕染出一朵朵蓝色的小花。我已经忘了当时我们都说了些什么，只记得后来把那张沾了雨水的鸢尾从本子上扯下来送给了他。那时候我正经历着一段暗无天日的情绪低

牛

周伟民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赞许人的能力过人，业绩骄人，称之为“牛”。牛，体现的是一种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，难怪鲁迅先生对牛赞许有加：“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牛奶”。当然，牛有时候也会发“牛脾气”，我曾亲眼见过一头愤怒的牛，见人就顶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牛气冲天”吧!那些“牛”人们有没有“牛脾气”我不知道，但生活中不少老实人，一旦惹急的话，发起“牛脾气”来也是很可怕的。

过去的灯光

殷慧芬

家里开灯的限制越来越多。夏夜，一家子在门口乘凉，屋里的灯照例是不能亮的，只有对马路老虎灶的灯光水一样漫过来，我就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。冬夜则早早被父亲赶上了阁楼，躲在被窝里，老虎灶的灯光绕过窗棂弯曲地照射到阁楼的墙上，我就把书附在墙上偷看，直到老虎灶的灯光在静寂的夜里暗了，我才黯然而眠。这样看书的结果是视力急剧下降。

我后来一直很抱怨我的童年，抱怨父亲，抱怨家里的灯光，抱怨困顿的家境。昏暗的灯光使我早早地就成了“四眼”。

1968 年 9 月，我进了工厂。第一天上班，走进车间只听到马达轰鸣，喊话也听不清。我头晕了。师傅却毫不在乎置若罔闻。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培养起对工厂的感情。那时工

厂经常停电，电对于工厂的重要远胜于家庭。停电了，工厂瘫痪了。我常常听到车间主任大骂供电局是“电老虎”。

我对工厂印象最深的是每台机床上的一盏铁壳子的工作灯，60 支光，甚至 100 支光，亮堂堂的。冬天，我学着工人师傅双手抱住铁壳子，发烫的铁壳子带给我丝丝暖意。有些女工甚至把家里带来的铝制小饭盒搁在铁壳子上，把饭盒焐热。车间主任最讨厌我们把灯当作汤婆子取暖，更生气有人走开了，工作灯还亮着。在车间巡视时，他没少关灯。后来他干脆在一台台机床上用红漆喷了标语：“请随手关灯”。有人就称他“关灯主任”。

我后来坐了办公室。一次天寒，我正怀抱铁壳子灯埋头工作，“关灯主任”铁板着脸走过来伸手关了灯，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，吓我一跳。70 年代，

落欧洲，有的来到匈牙利，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达 70 多万人。他们融入匈牙利社会。二战期间，匈牙利被德国占领，纳粹展开疯狂的排犹。犹太人有的被屠杀，有的

那一溜鞋子

张士敏

被驱逐出境，有的进了集中营。一伙纳粹标新立异，将一群犹太人押到多瑙河边，强迫他们脱掉鞋子，跳河自尽，不跳的就开枪残杀……

望着那一溜鞋子，眼前浮现出那些绝望地脱掉鞋子的男男女女，在刺刀威逼下投身河里，扑通!扑通! 那该是一番多么惨烈、多么悲壮的场景呀!

望着那一溜鞋子，想象着它们的主人:医生、教师、学者、教授、商人、企业家、工人、耄

我们经历过自己的蓝色时期。一切都是蔚蓝的，春天、阳光、天空和河流。

包括晶莹的蓝塑胶、闪亮的蓝薄膜、新染的蓝布匹、刚从锡管里挤出的蓝颜料……

草地是蓝的，成片的马莲花浸蓝了马头琴声。

没有比天空更高的蓝色了，却必须用少年的眼睛去看。他愿为天空，融入那无边的透明中。生活乃单纯的蓝，是经漂过的感觉。

他遇到了初恋。他称之为初恋的不过是自己蓝色的幻梦。他用空气织成网，罩住了她，于是她成蓝色的了。

他从不曾碰过她，他的嘴唇是鲜红的纯洁的，是红宝石一样——镶在快乐王子的剑柄上的红宝石。

眸子的组合。瞳孔映照现童话之彩翼。

如今的年轻人喜欢杂色——生活的本真。他们冷峻而又热情，他们过于聪明。将调色板打翻在画布上，像世纪初欧洲称为“达达”的一群，到世纪末，再给美的传道师“一记响亮的耳光”!

从初恋到做爱没有过程，在同一时刻完成。宣称：过程就是目的或目的就是过程。

无标题的诗，记录着一些名词、动词和省略号；记录着处女的血；记录着无意义的感叹和删节。但穿布鞋和风衣的人请别责怪他们的长发或光头。

但我仍然挚爱我生命的蓝色时期。骑着海骊马儿蹬过青春的河……

广州的沙面

任溶溶

过去广州也有租界，不过这租界面积不大，只有一个公园大小，“沙面”是也。

它在珠江边上，从名称看，这应该是一个沙滩，或者沙洲，在它与外面马路之间有一条小河流（广州话叫“涌”）隔开，因此沙面也是一个岛，有两道小桥过去。七十多年前，我小时候在广州，大人常常带我过桥到沙面，坐在岸边的长椅子上看珠江江景，看轮船来来往往，也像过去在上海外滩公园看黄浦江差不多。

沙面可分前后两部分。前面部分在珠江边上，完全是一个公园，古老树木一排过去，郁郁葱葱，树下有一张张长椅子，供游客坐着看江景。后面部分，也就是靠外面马路的部分，全是高大洋房，都是外国的银行、洋行、外国医生诊所等等，我们不到那里去，只在前面部分看江景。这沙面是英法租界，我看到有印度巡捕走来走去。

沙面外面的那条马路叫“六二三路”。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奇怪的路名呢，原来这条路是纪念 1925 年 6 月 23 日沙基惨案的。

大家知道，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了“五卅惨案”。

6 月份，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响应上海工人罢工，联合起来也发动了省港大罢工。大批香港工人到广州来和广州工人一起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。

6 月 23 日这一天，省港罢工工人举行示威大游行，中共区委领导人陈延年、周恩来也参加了。下午两点多钟，当游行队伍来到沙面前面的沙基时，沙面的英法兵士竟开枪打死打伤游行群众，于是造成“沙基惨案”。为了纪念这件事，后来修建了这条“六二三路”。

如今沙面真正成为沙面公园了。多年前我去广州，曾到那里旧地重游。只觉得有一点煞风景，就是沙面的右方造起了宏伟的白天鹅宾馆，把那一边的江景挡住了，也就再看不到船只“远影碧空尽”，也不见珠江“天际流”了。

我们经历过自己的蓝色时期。一切都是蔚蓝的，春天、阳光、天空和河流。

包括晶莹的蓝塑胶、闪亮的蓝薄膜、新染的蓝布匹、刚从锡管里挤出的蓝颜料……

草地是蓝的，成片的马莲花浸蓝了马头琴声。

没有比天空更高的蓝色了，却必须用少年的眼睛去看。他愿为天空，融入那无边的透明中。生活乃单纯的蓝，是经漂过的感觉。

他遇到了初恋。他称之为初恋的不过是自己蓝色的幻梦。他用空气织成网，罩住了她，于是她成蓝色的了。

他从不曾碰过她，他的嘴唇是鲜红的纯洁的，是红宝石一样——镶在快乐王子的剑柄上的红宝石。

眸子的组合。瞳孔映照现童话之彩翼。

如今的年轻人喜欢杂色——生活的本真。他们冷峻而又热情，他们过于聪明。将调色板打翻在画布上，像世纪初欧洲称为“达达”的一群，到世纪末，再给美的传道师“一记响亮的耳光”!

从初恋到做爱没有过程，在同一时刻完成。宣称：过程就是目的或目的就是过程。

无标题的诗，记录着一些名词、动词和省略号；记录着处女的血；记录着无意义的感叹和删节。但穿布鞋和风衣的人请别责怪他们的长发或光头。

但我仍然挚爱我生命的蓝色时期。骑着海骊马儿蹬过青春的河……

我们经历过自己的蓝色时期。一切都是蔚蓝的，春天、阳光、天空和河流。

包括晶莹的蓝塑胶、闪亮的蓝薄膜、新染的蓝布匹、刚从锡管里挤出的蓝颜料……

草地是蓝的，成片的马莲花浸蓝了马头琴声。

没有比天空更高的蓝色了，却必须用少年的眼睛去看。他愿为天空，融入那无边的透明中。生活乃单纯的蓝，是经漂过的感觉。

他遇到了初恋。他称之为初恋的不过是自己蓝色的幻梦。他用空气织成网，罩住了她，于是她成蓝色的了。

他从不曾碰过她，他的嘴唇是鲜红的纯洁的，是红宝石一样——镶在快乐王子的剑柄上的红宝石。

眸子的组合。瞳孔映照现童话之彩翼。

如今的年轻人喜欢杂色——生活的本真。他们冷峻而又热情，他们过于聪明。将调色板打翻在画布上，像世纪初欧洲称为“达达”的一群，到世纪末，再给美的传道师“一记响亮的耳光”!

从初恋到做爱没有过程，在同一时刻完成。宣称：过程就是目的或目的就是过程。

无标题的诗，记录着一些名词、动词和省略号；记录着处女的血；记录着无意义的感叹和删节。但穿布鞋和风衣的人请别责怪他们的长发或光头。

但我仍然挚爱我生命的蓝色时期。骑着海骊马儿蹬过青春的河……

做人的成本

施新土

日前两则新闻，真的感人至深。

一则，扬大附中高一学生徐砺寒，不小心刮坏一辆宝马车后视镜，原地等待车主未果，留下纸条表示赔偿。车主为他的诚信行为感动，没有让其赔偿。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徐，迈出了诚信的一步。

一则，理发店主人肺癌晚期，歇业关店第一件事，贴出告示：希望买卡的顾客赶快退卡结帐。他为人画上诚信的句号。

面对不同的困境，他们本有多种选择，譬如隐瞒，譬如耍赖，譬如逃避；可他们却选择了道歉，担当。这是真正的善举，给我们带来清新之风气。

在茫茫人海一“信”难求的今天，他们的行为何等珍贵，犹如严寒中穿越人间的两束阳光、把人心照得暖乎乎的。

然而在聪明人看来，他们是自讨苦吃。幸好世界不是聪明人创造的，而是傻瓜创造的。

傻瓜并不傻，他们懂得，做人最低的成本只需两个字，诚信；即老老实实做人。你看，他们没有投入什么财力、人力、技术，却赢得了社会的尊重，人们的赞誉。这样的回报率，可称得上是无本万利。

清末民初，北京有个著名的绸缎庄，突然一场大火烧个精光。老板贴出告示：本店账目烧毁，人欠我的，可以不还，我欠人的，有凭据照样兑现。该店因此名声大振，许多人慕名来做生意，包括外国人，很快恢复了生机。

个人是这样，国家何尝不是如此。瑞士是世界上最小的联邦国家，也是欧洲和世界上最富有、人均工资最高的国家之一。靠的是什么，靠的就是诚信。严守中立，甚至连欧盟也不参加；它曾坚守一个原则，即绝对保护个人隐私，保护个人财富的秘密，在 20 世纪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、保险业中心。瑞士人的聪明在于，懂得诚信是立国的根本，是国家的生存密码；因为可信赖，资本才选择它作为栖所；因为可靠，它才富有。

话说麻雀遇见猫头鹰，麻雀问它，为啥老在夜深人静时捕鼠。猫头鹰说，不值得声张。麻雀又问，为啥总是孤零零行事。猫头鹰答，不打扰它人。自律的一定是可靠的，看来，万物之灵的人类还得放下架子，虚心向猫头鹰学习。